



被诅咒的古董

悬疑小说家似水无痕倾心之作 百万读者翘首期待！
十几年前的梦魇在罪恶中骇人苏醒，谁又能接近血色掩盖下的真相？



勘破层层悬疑，每一步都让人胆战心惊；
重温全球疑案，纵览世界谜题，每一篇都让你拍案叫绝。
最明察秋毫的探索，带给你无可比拟的全新悬疑体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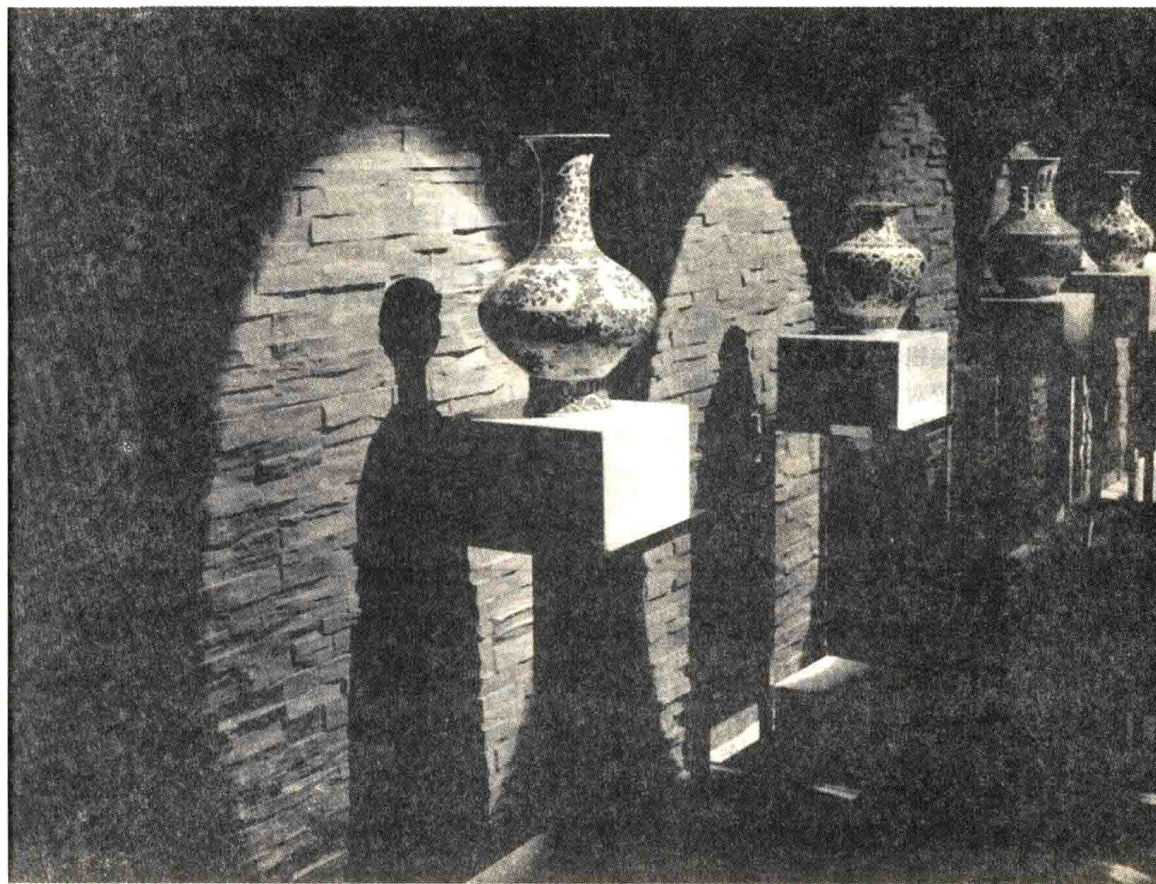
似水无痕◆著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被诅咒的古董

悬疑小说家似水无痕倾心之作 百万读者翘首期待！
十几年前的梦魇在罪恶中骇人苏醒，谁又能接近血色掩盖下的真相？



勘破层层悬疑，每一步都让人胆战心惊；
重温全球疑案，纵览世界谜题，每一篇都让你拍案叫绝。
最明察秋毫的探索，带给你无可比拟的全新悬疑体验。

似水无痕◆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被诅咒的古董 / 似水无痕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2. 8 (2013. 5 重印)

ISBN 978-7-219-07934-8

I. ①被… II. ①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03736 号

监 制 白竹林
策划编辑 王晓雪
责任编辑 王晓雪
责任校对 张雪芹 唐柳娜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690mm×960mm 1/16
印 张 15
字 数 200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5 月 第 2 版
印 次 2013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934-8/I·1558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 CONTENTS

- 第一章 被唤醒的噩梦 / 001
- 第二章 带着血手印的恐吓信 / 008
- 第三章 深夜访客 / 016
- 第四章 杀人梦魇 / 023
- 第五章 夜游之症 / 031
- 第六章 开坛作法 / 040
- 第七章 梦中杀人 / 050
- 第八章 尘封的血案 / 058
- 第九章 心中有鬼 / 066
- 第十章 冤魂归来 / 078
- 第十一章 消失的程老爷 / 089
- 第十二章 蛛丝马迹 / 102
- 第十三章 沉入江中的尸首 / 112
- 第十四章 隐藏的身世 / 122

第十五章	含泪的忧伤 / 133
第十六章	客栈疑云 / 143
第十七章	暗查线索 / 152
第十八章	巧破案中案 / 163
第十九章	巧收人心 / 173
第二十章	风波又起 / 182
第二十一章	鼎爷真身 / 193
第二十二章	几缕情丝几缕愁 / 203
第二十三章	真凶现形 / 214
第二十四章	冤有头，债有主 / 224
尾 声	/ 232

第一章 被唤醒的噩梦

这是一条上海不多见的石库门弄堂，深浅不一的青灰色石砖围成高大的马头墙，深灰色雕花的门楣，足以容纳三人并行的方正而宽敞的石门，在三层青瓦的笼罩下，更彰显出与普通里弄低矮并纵横错落的“鸽子间”的不同。

这样尊贵的地段里鲜少有人进出，那些大院里的小姐太太们，平日里都只是门窗紧闭，放着咿咿呀呀的评弹越剧，脑子却琢磨着时下最流行的打扮，过着自己的闺阁生活。她们只是偶尔叫上黄包车，带着用人，到一条街之隔的商业街去转转。

但有人偏不喜好这种敞亮。此刻大院子里，最里面的一间屋子就门窗紧闭，甚至似乎是怕不够黑，还拉上了厚重的布帘，仅透出一丝摇曳的昏暗灯光，即使是在这大白天里，也透出阵阵阴森来。

“程老爷，您给掌掌眼？”

半昏暗中，传出一个压抑低沉的声音，说话的是一个长着国字脸的中年男人，浓墨一般的眉毛，本是大气的样貌，却带着小人物说不出的谦卑。他说话时习惯性地低头哈腰，赔着一张笑脸。

坐在他对面的男人身穿黑色长袍，外面套着金丝绣线灰褐绸缎马甲，手拿放大镜，微微坐直身子，捋着嘴边的八字胡，满意地点点头，“倒是不错。”

“谁不知道，上海滩的程万山程老爷您可是这圈里屈指可数的行家。这不，小的我才到拍卖行上任，就先弄一打开门的货，孝敬您老人家。其中以这件明朝宣德的祭红釉盘最为稀罕，我才迫不及待地在

拍卖前先拿给您看看，您要是满意，其他都好说。”

程万山默不做声地欣赏着眼前支架上的血色瓷盘，盘子的釉色似初凝的鸡血，色彩深沉匀净，釉面光洁，不透明，无明显的流釉现象，表面没有开片的痕迹，一看便可知是好货色。只是那抹刺目的血红，有种说不出的触目惊心，在幽黄灯光的折射下，隐约有种洞悉人心的冰冷。

“这盘子看着有点儿邪气。”程万山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。

“连这您也看出来了？您真有眼光。”古老板双眼灼灼，竟闪动出些许莫名兴奋的光芒，继续口沫横飞地讲解着，“据说当年宣宗皇帝造这祭祀用的瓷器时，窑工们多次试验，就是烧不出令朝廷满意的祭器来，督窑的太监每日督促、鞭打窑工，并且把一部分人关进监狱，声称再烧不出皇帝催要的红釉瓷器，就要杀人。最后是一位老窑工的女儿，愤而焚身祭炉，才烧出了这种血红色的陶坯，所以被称为祭红。”

“祭红……”程万山重复念着，瞥着那抹仿佛要滴出血般的鲜红，“确实物如其名。”

“我也不瞒您，反正您早晚会听说，这盘子据传是个不祥之物，凡是得到它的人，都会遭殃甚至横死。还有人说这里面住着鬼魂，因为心存怨念而使接触的人都被缠上，不得安宁。不过，那都是道听途说，至今也没人出面证实，正是因为如此，它才更加充满神秘色彩，您说是不是？”古老板神秘地笑笑。

程万山转着大拇指上的玉扳指，灯光将他沉思中的脸映得忽明忽灭。古老板做这行久了，察言观色自然懂得，见程万山还有犹豫的意思，便又说道：“其实程老爷您也无须顾虑，正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多少也听说了您的名望，这古董圈都唯您马首是瞻，您还是这一带有名的大善人，做了那么多好事，还怕夜半鬼敲门不成？”

也不知程万山是真的被他说动，抑或是抵抗不住绝世珍品的诱惑，

最终啪地一拍桌子，爽快应承道：“说得好！我程万山还真就不信这个邪了！东西我要定了，一会儿的拍卖会上，就拜托古老板你行个方便，见我眼色行事。”

“好说，好说。”

“这点儿意思，算是犒劳古老板你的。”程万山说着，把手边托盘的盖头掀起，两根金条，即使在这并不明亮的灯光下，依旧掩不住灿烂的光华。

古老板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，嘴上却还推托着，“您看客气了不是？小的也算是初来乍到，以后还少不了需要程老爷您的关照。”

程万山晒笑道：“你就放心地收下吧，咱们来日方长，还要多合作，其中的好处少不了你的。”

和拍卖行主事私下预先达成交易，程万山也做了并非一两次，主事靠这手段从中抽成，已经是不成文的规矩，也是他们利润的主要来源。不过相对于用偏低的价钱收购到名贵古董收藏来说，这点儿“出血”算不得什么。

“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古老板恭敬却利索地收起金条站起身，“您就等好吧！”

程万山挥了挥手，示意古老板悄悄地离开，自己则坐在桌旁，靠向椅背，抚摸着手上的玉扳指，神情若有所思。扳指的凉玉传来幽幽的凉意，让他在这一片昏暗中，越发清醒起来。

第二天一早，富商程万山以天价夺得头筹，一举拍下宣德年间祭红釉盘的消息，登上了报纸的头条。虽然这也不算上是什么大消息，但在这纸迷金醉的城市，大家也没更多可关心的，有威望的人总是会得到更多的关注，以至于，警察署的声明被挤到了不起眼的角落位置。

声明如下：

昨夜在城郊树林，发现一具无名男尸，面部遭毁容无法辨认，请

有家人失踪的家属到警察署确认，知情人亦可提供线索。

西区警察署

拍得祭红釉盘的这一晚，程万山一直显得心绪不宁。他并没像以往的每次一样，把拍来的古董先拿到房里把玩一番再收好，而是一回到家，就把东西仔细地和众多的收藏品放在收藏室一起锁起来。程万山有个习惯，每次拿到新藏品，都要先开个鉴赏会让大家观赏，然后再在家里摆出来，就好像是个仪式。但今晚，他显然没有安排展会的心情。

程万山拒绝了他最中意小妾的陪侍，独自关上房门躺在床上，睁大眼望着天花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眼前总有个红色模糊的影子闪现，在眼前凝成个暗色阴影，从影子深处，探出一双窥探的眼睛，直勾勾地盯着自己。

程万山感到脊背生凉，可额头却不住地往外冒着冷汗，就好像忽而身在冰窖，忽而又被火焰炙烤，冰火两重天，但偏偏移不开目光。那眼睛越放越大，也越显出凶狠与犀利，带着仇恨和愤怒，席卷出令人目眩的漩涡，仿佛要把人吸进去一样。

不，不，这一定是错觉！

程万山微微动了动头，身体却不听使唤地定在原地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从越转越快的旋涡里，伸出一双狰狞的只剩下白骨的手，枯槁般的手指上，尖利的血红色指甲正不断滴出猩红的血，流到床铺上。

“别碰我！”

程万山费力地挣扎，但任凭他怎么努力，也发不出更加响亮的声音，听起来只像是徒劳无功的反抗。他的耳边似乎隐约传来一阵诡异而尖厉的笑声，穿破耳膜，刺激着程万山的每一根神经。

他只得继续哀求道：“放……放过我，你是来找我报仇的对不对？你想要什么？你说，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还给你，不，加倍还给你！”

可惜回应他的，仍是一阵阵诡异的笑声。这样的回应，远比被指责、被咒骂还要恐怖，那种不可预知的害怕，渐渐吞噬掉程万山仅剩的勇气。这么多年了，这个噩梦从没停止过对他的纠缠，只是在今晚格外清晰。

方才的冷笑声戛然而止，换成了一个女童的声音清晰地吟唱：“摇摇摇，摇到外婆桥，外婆叫我好宝宝。请吃糖，请吃糕，糖啊糕啊莫吃饱。少吃滋味多，多吃滋味少……”

歌声回荡在这静夜里，本应是清脆稚嫩的嗓音，听来却让人感到浑身毛骨悚然，牙关打战，如一双无形的手紧紧扼住咽喉。分明地感觉已经汗湿了脊背，程万山也放弃了逃脱，坦然接受反而让人感到如释重负。忽然，他肩头被一只手猛力拍了一下，惊得他心脏险些停止跳动，以为自己就要死了。

“老爷，您怎么了？脸色很难看呢。”耳边传来小妾那熟悉的莺声软语。

程万山突然睁开眼，才惊觉刚才不过是半梦半醒中的一种幻觉，天花板上其实什么也没有。他瞪着不明所以的小妾，愠怒道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

小妾撇撇嘴，撒娇道：“哎哟，老爷您每天都和我一起睡，这突然让我自己睡觉，人家不习惯嘛！”

“回你房里去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我的话你没听懂吗？”程万山双眼一瞪，打断小妾的话，恶声恶气低吼。

小妾当然也懂得审时度势，程万山从没如此对待过她，此刻见他的脸色，便能猜出他心情何等的恶劣，于是她赶忙告辞，开门走了出去。

程万山在床上再躺下，已是毫无睡意，只能静望着窗外，在还没

散去的、心有余悸的阴影中，通宵熬到了天明。

而这个噩梦，注定是个并不宁静的开端……

西区属于市区与城郊的交界地带，所以治安并不太好，偏偏近几年有很多富贵人家纷纷在这一带入住，表面上说是图个清静，其实俨然变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，但同时也给这一区的安全保卫加重了负担。于是，上层特意调来了年轻有为的警察署长裴子渊，负责严加管理。裴子渊以精明睿智、冷静敏锐闻名，他的到来也确实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，各种案件明显减少了许多。

此刻裴子渊正坐在办公桌前，对着案情记录沉思。在城郊树林发现尸体已经两天了，可至今没有任何线索。虽然在报纸上贴出了告示，却一直没人来警察署提供相关消息，案子也就被搁置下来。

从验尸报告来看，尸体身上的刀伤一刀致命，但也有很多细微的伤口，显然是死前经过了一番搏斗。是反抗凶手的结果吗？尸体上没有任何能证明死者身份的东西，准确地说，除了一身内里的衣服，其他什么都没留下，连外衣都被剥去了。

裴子渊换了个姿势，继续分析着。从表面来看，应该是为劫财而杀人，但他知道，事情不会这么简单。倘若凶手就只为了求财，大可只抢了东西，就算遇到被害人的反抗，一般来说，也只会要了人命。可这凶手还用利器毁掉了被害者的容貌，耽搁自己作案后逃跑的时间，不觉得有些画蛇添足了吗？

那么只有两个可能，一是凶手极其残忍，需要用这种手段达到发泄和娱乐的目的；另一个就是，凶手刻意隐藏被害人的身份。在这两种可能中，裴子渊更加倾向于后面一种。

忽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打断了裴子渊的思绪，他看了眼桌上的电话，接了起来，“喂？西区警察署。请问哪位？”

“裴警长，我是程万山。”对方简短答道。

裴子渊微微皱了一下眉，程万山的名号他自然是听闻过。程万山在上海滩口碑很好，以做古董买卖发家，据说十年前忽然发迹起来，但没人能说得准他的来路。近几年他收手不怎么做生意，只以收集古董为乐，在圈里很有名气。不过，程万山也确实做了很多善事，捐军费、救济灾民、修缮庙堂，凡是能出资帮忙的，他几乎都有涉及。可裴子渊上任这近一年来，还没和程万山打过交道，程万山打电话来，究竟有什么事？

“原来是程老爷，有我能帮忙的地方吗？”对于这些富贾的态度，裴子渊一向是恭敬却不谦卑。

“是这样，我前天拍了一件古董，打算过两天开鉴赏会给各界朋友看看，以前我都是直接靠家里的护院保障古董的安全，可这次有点儿不一样，所以想请裴警长帮个忙。”

“哦？”程万山的话，引起了裴子渊的关注，“怎么说？”

程万山似乎有些迟疑，顿了顿才答道：“我今天早上收到了一封匿名信，说是鉴赏会要出事，我不敢怠慢，马上就致电给你了。”

“那封信可还在您手里？”

“当然，本来打算派人送到警察署，后来觉得还是等您来当面说比较好。”

“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”

“就麻烦裴警长您走一趟了。”

裴子渊挂断了电话，把无名尸的案件资料在柜子里重新锁好，这才拿起外套，出门拦了一辆黄包车，直奔程万山的宅院。

第二章 带着血手印的恐吓信

程家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宅大院，要容得下护院、丫头、管事等诸多人居住，想来没有充足的空间也不成。穿过敞亮的庭院，是一条细长的里弄，两端各有一间小小的亭子间，在弄堂上方架起一个木制红漆的走廊，走廊上搭起青瓦的顶棚。这条弄堂和走廊，将程家的大院分割成两个部分，一边是程万山和他的夫人们居住的地方，另一边则住着他的几个子女。

裴子渊被管家直接领到了左边院子的厅堂，坐在红木椅上等候着程万山。程家的管家是个话不多，有了些年纪的男人，看起来岁数和程万山不相上下。但他远没有程万山的富态，垂着手沉默不语地立在一旁，似乎能感受到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阴郁之气。在他右颊，盘桓着一道蜿蜒的刀疤，从眼睛穿过脸颊，直到嘴角，看颜色已是陈年旧伤，却仍是狰狞可怖，使得整个人看起来样貌不善。

裴子渊不免觉得奇怪，一般来说，大部分人家的管家执事都会用些落第秀才，或是文人，可眼前这程家的管家，更像是草莽出身的武夫，要说他是护院还更合适。不过，这都是人家的家务事，除了案子，其他与他无关。

小丫头刚端上热茶，程万山就从内堂走了出来。裴子渊见状起身，打着招呼，“程老爷。”

程万山面露笑容，脸上写满了和善，与裴子渊握手道：“早听说裴警长年轻有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裴子渊客套地谦虚了几句，心里也清楚这不过是面子上的恭维和

应酬，光是见一面，就能看出是否有所作为？对裴子渊来说，一向只看事实说话。

简短的寒暄过后，裴子渊将话扯上了正题，“程老爷，您电话里说的匿名信是怎么回事？可否详细说明？”

“裴警长你还是直接看吧。”程万山一招手，便有下人端来一个托盘，掀开上面的盖头，里面静静躺着一张折叠起来的略显脏污的纸，“据阿忠说，信是一早被送到门房的。”

“阿忠？”

“哦，忘了介绍，他就是我家的管家，程忠，在程家做了十几年了。”程万山说着，伸手指了指一旁站着的刚才领裴子渊进来的刀疤男人。

程忠朝裴子渊微微颌首，算是打招呼。裴子渊开口询问道：“程管家，你是否看到了送信的人？”

“信是一个小叫花子拿来的，说是要给老爷。我当时并没打开，所以不清楚里面的内容，只随口问了那小孩儿一句是谁让他送来的，他支支吾吾也说不清楚，我也就没再追问，给了两个铜板，打发他走了。”

裴子渊点了点头，原本他也并没指望能问出个究竟，要是程忠清楚送信的人是谁，肯定早就去逮人了，无须坐在这里空发愁。虽说现在的局势，还算得是个法治社会，但也只限于对一般老百姓，富商官宦们依旧指使着自己豢养的护院们随性行事，大部分时候，政府也不能将他们怎样。

裴子渊接过托盘里的信，打开来查看。上面只简短写着几个字——若想太平，盘莫见人。字迹歪歪扭扭，明显是有人刻意写成幼稚的字体。从书信的内容，看不出特殊的地方，甚至显得有些莫名其妙，但左下角一个鲜红的血指印，却使得原本无奇的信，变得触目惊心，裴子渊心里不禁一沉。

“程老爷，您可明白信里的意思？”

程万山应了声，解释道：“我前天在拍卖会上拍下的，正是一个罕见的明朝宣德年间的祭红釉盘，我猜送信这人应该是想说，别把盘子拿出来展示，否则会有灾难。”

“那您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我每次新拍下心爱之物，必然要开鉴赏会，供朋友们欣赏七日，再妥善收藏，这是习惯，也是规矩，不能因为这样一封莫名其妙的信，就失信于所有人。”

“如此来说，您是想要按原计划开展会？”

“不错。”程万山坚定道。

“不知程老爷您希望我怎么做？”

“我找裴警长你来，是想和你商量我那祭红釉盘的保管事宜，以及鉴赏会时派些人手帮忙保障安全。”

裴子渊思索片刻，本来如果只是捕风捉影，为了这样一个祭红釉盘自然不值得动用警力，但这些富贵人家总喜欢小事做大，无谓地就闹出大动静，最后不过是虚惊一场。但既然恐吓信已经送到了程万山手上，就不得不引起重视，能不出事自然是好，若有突发状况，也可迅速应变。

想到这里，裴子渊应承道：“这也算是我们分内的工作，我看这样，过几天我就安排人手入住您家周围，在方便的地方候命，不会打扰到您，直到鉴赏会结束。”

“程某先谢过裴警长。”程万山顿了顿，又试探地开口，“我还有个不情之请，望裴警长能应允下来。”

“请说。”

“我所有的藏品，都放在家中的收藏室，那间收藏室密闭效果甚好，门锁都是特制的。当时只打造了两把钥匙，一把我随身携带，而另外一把钥匙，我想暂时寄放在裴警长那里。放在其他地方我放心不

下，左思右想，觉得如此最为安全。”

“既然程老爷信任我，我也不好推辞。”虽然程万山此举让裴子渊感到有些意外，但既然能够为保护物品增加安全性，他也没有拒绝的理由。

程万山脸上明显露出松了口气的释然，忙招手让人把黄铜的钥匙拿给了裴子渊。裴子渊收到外套口袋里，便起身准备告辞离开程家。一切商议妥当，程万山的态度显得轻松了许多，他送裴子渊到门口，一挥手又让人端上一个托盘，两根金条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出诱人的光彩。

“一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，就多麻烦裴警长了。”

裴子渊皱起眉，脸上闪过一丝冷然，望着金条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这些本应是我职责所在，程老爷无须客气，您这么做，倒是看轻了我。”

“也对，也对，是我想得不够周到。”程万山说着，命人收起了金条，“我和你们总署长也略有点交情，日后见到你们总署长，我一定夸奖裴警长你的正直可敬。”

“您言重了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一步了。”

裴子渊说完，抱拳告别，然后迈步走出了大门。除了工作，他无意与程万山这样的富贾多做纠缠，无论是程万山拿钱贿赂的行为，还是以官压人的伎俩，都为裴子渊所不齿。但抛开个人意愿，他还是要回去做好部署，尽到自己的职责。

“万山，你觉得这样做可行吗？”直到裴子渊的身影消失，站在程万山身旁的程忠才出声问道。奇怪的是，程忠并没有寻常下人那种谦卑的模样，甚至连口气都像是和平等身份的人在说话，自然得似乎习以为常。

程万山又望了望裴子渊离开的方向，收敛起刚才的温和笑脸，嘴边扬起一抹冷笑，“放心，只要警察肯出面，等鉴赏会一结束，我就把

瓷盘束之高阁，不会出问题。”

“真的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？还伪造恐吓信，要是让警察查出来，恐怕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”

程万山眼底露出些许忧虑，“这次也说不上为什么，我总觉得那东西邪气得很，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希望是我的错觉。”

“那放弃鉴赏会不就得了？”

程万山摇摇头，“我都和越林、阿森他们约好了，而且整个上海滩都从报纸上知道了我程万山拍下这祭红釉盘，等着我拿出来观赏一下，若轻易取消岂不貽笑大方、有损名声？等一切平安完成，我们只需要随便拉出个小叫花子，给点儿钱，让他认了那封信只是自己的恶作剧，他顶多挨顿板子，而我们假造恐吓信的事情，便能神不知鬼不觉。”

程忠了解地颌首，“越林和老森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还不清楚，应该会在这几天就动身来上海了。”

“好，那我通知下人们，还按照以往一样准备。”

“去吧。”

待程忠转身回了院子里，程万山依旧背着手在院门口伫立着，直到望见西边略沉的天色，只觉得心里也像这片暗沉的天一般，压抑得呼吸有些困难。从前天晚上做了那个噩梦之后，他心里一直如被一块大石压着，说不出的窒闷和惶恐，这也是他坚持保险起见，联络了警察的原因。

只可惜内心深处总有个声音，隐约在告诉他，人作恶，警察尚可管，但若是冤魂来索命，找来再多人力也都派不上用场。也许真是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即使自己积再多善德，也终有一日，还是要偿还自己的罪孽。

从程万山家出来，裴子渊并没乘黄包车，而是选择了一路步行。主要也是因为这地方天渐黑以后，实在不好找车。他索性边走，边吹